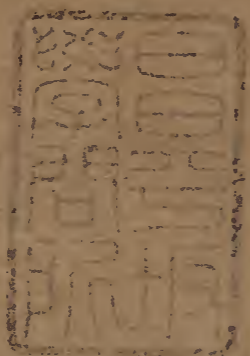


類纂 百廿九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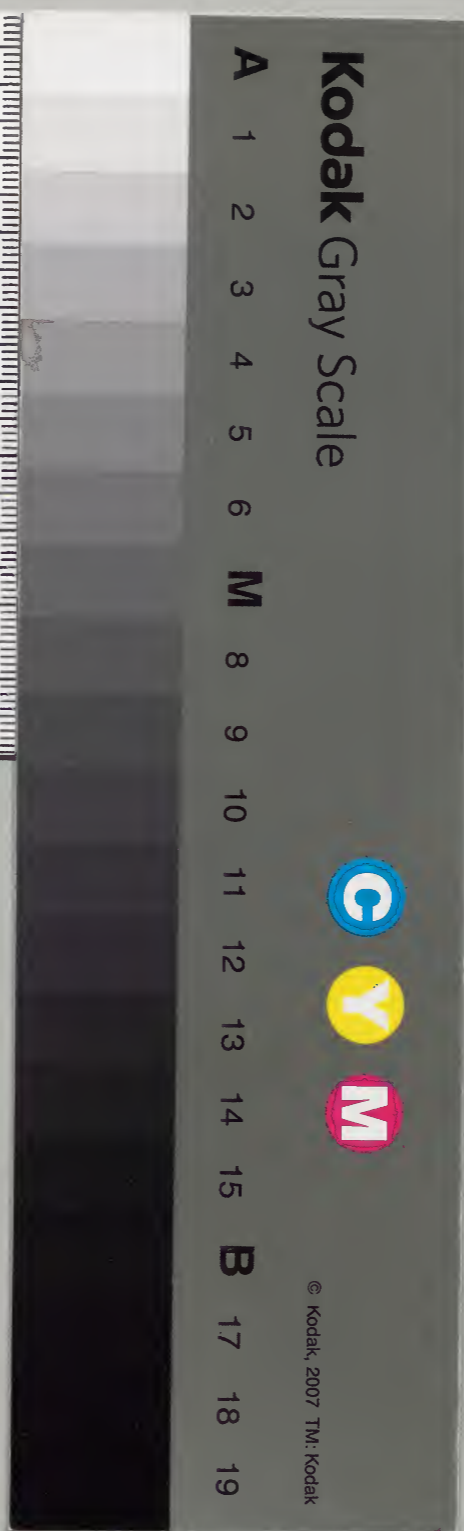


后

内閣文庫			
五		三〇	漢
函	一	〇	
一	二〇	六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三		三〇	漢
六		〇	
七	一	六九	書
函	〇	〇	
三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61)	
函號	367	5



○第一百三十九卷

賢纂

后之一

東漢馬后

鄧后 淺草文庫

唐長孫后

宋曹后

宋高后 以上賢 五則

漢呂后

唐武后 以上纂 二則

○第一百四十卷

后之二

妬悍 亡國 淫縱 專制

廢立 被難

宋李后 以上妬悍 一則

陳張貴妃

唐楊妃

後唐劉后 以上亡國 三則

編類集

目錄后二

七

漢王后

傅后

隋獨孤后

附陳夫人

以上廢立三則

晉賈后

後魏胡后

以上淫縱二則

後漢梁后

宋劉后

附李宸妃一則

以上專制二則

漢許后

晉羊后

唐郭后

宋孟后

以上被難四則

○第一百四十一卷

后之三

太后

后妃

宋杜太后慮遠

真宗后權處分軍國事

劉太后稱制

仁宗詔請太后權國事

曹太后

高太后盡行仁宗之政

太后減役恤死

以上太后七則

富辰諫襄王娶翟后

李夫人以不見娶武帝

杜欽說大將軍鳳

成帝廢許皇后

采劉向谷永之言報許后

劉輔上書

閻太后

晉后妃傳序

獨孤皇后

張龔孔三貴妃

唐長孫皇后

褚遂良諫立武昭儀

章后

楊貴妃致生荔枝

劉知遠夫人李氏

李迪諫立劉后

孔道輔叩環諫廢郭后 鄒浩諫立后

司馬光論后宮等級 孫沔論治本

元皇后弘吉刺氏 以上后妃 三七一則

○第一百四十二卷

儲之一 賢 逆 難 危

東漢劉疆 唐李憲

元甘麻刺 以上賢 三則 宋劉劭

後魏拓跋紹 以上逆 二則 漢戾太子

吳孫和 晉司馬適

隋楊勇 附楊秀 以上難 五則 唐李承乾 附 泰 以上難

南齊蕭頤 以上危 一則 史丹諄易太子

李絳請冊立 韓琦論建儲

姚班諫書 司馬光劄子

○第一百四十三卷

儲之二 太子 奪嫡 保儲

周成王 樊木仲對

胥臣對

士亶對 屈建上言

知果對

田子方誦

晉太子蛇繞左輪

四皓翼漢太子

高帝勅

其二

賈誼貽教襍事

立後議

傅職篇

保傅篇

壺關三老書

明帝詔

桓榮傳太子

班彪論師保

种暘手劔當車

閻纘輿棺上書

北魏王雲對

崔光立太子

北齊魏收安太子

唐太宗定太子

遇物則誨

戒吳王恪

褚遂良疏

劉洎上言

長孫无忌對

魏徵傳太子

郝處俊諫

李德昭撲殺王慶之

張九齡不奉詔

吉頊說立廬陵王

力保太子

李泌定儲

韋溫等救太子

李逢吉請立景

鄭綱書紙立嫡以長

衛次公等定所立

李德裕天性論

唐元稹論教本書

馮贇密奏

牛希濟本論

陳見輔景遷

寇準立襄王

元侃少年天子

王曾安太子

韓琦請建儲

范鎮上疏死爭

包拯請建儲

司馬光疏

婁寅亮書立太祖後

英宗力疾書立穎王頊

趙汝愚請立嘉王擴

留正奏蚤正儲位

樊仲山甫諫

理宗家教

以上太子五十九則

優施計讒申生

丕鄭不阿惑

使申生代霍伐翟

驪姬賂二五

代陳山

以上奪嫡六則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九

左編

后類

賢

東漢馬后

東漢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自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由是選后入太子宫時年十三常居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

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辭意款備。多見采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

焉。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乎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決。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徬徨。爲恩聽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奏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以待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

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田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柰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

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敬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袴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紀歲月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意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亾之禍哉因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

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
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之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主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

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塋起。堵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諸家惶恐倍于永平時乃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

鄧后

和熹鄧后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七年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于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

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誦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而后獨着素裳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會有司奏建長秋宮至冬立爲皇后帝每欲官爵鄧氏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王子天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人間殤

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梁米不得導澤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勅止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河南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認訶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

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門宇廣大加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貸太后愍陰氏之廢赦其徙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萬永安二年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儼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豐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有差又詔中官近臣于東觀受經書以教宮人詔徵和帝弟濟

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親近子孫三十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衛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今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飽飯而面墻學術不識臧否斯故福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王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下念詔書足矣其勉之哉

唐長孫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河南洛陽人父晟隋爲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矜尚禮法及歸太宗時隱太子襲閔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官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庭有被罪者必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爲開治毋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

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流越嶲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

曹后

仁宗曹后真定人樞密使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冊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帛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

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灰力賊卽擒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

不宜輕改。熙寧郊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于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招至于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高后

英宗高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勲。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故后少鞠宮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旣長，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顥、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墜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

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八問疾乞
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
見太后簾下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
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
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
制立爲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毋輒
入又陰勅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
以來蓋密爲踐阼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
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
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庭

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戒中外毋苛歛寬
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勿預知又起文彥博
於既考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
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
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
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
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
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
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于廷凡
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

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迨茶鹽之禁。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奉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謫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

宋用臣等旣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旨。執國政。邪。若復爾。吾卽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再取其

漢呂后 篡亂

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毋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

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留侯子張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

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台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復殺高祖子趙王友及燕王建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于

八紘類纂 卷一百三十九
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
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初宣
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
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
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
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乃自知非
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
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
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立恒山王弘爲皇帝秋
七月辛巳太后崩

唐武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爲太宗將
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爲才人方十
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
兒女悲乎母避其意止泣旣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
與嬪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
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
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
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于
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願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后性

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毋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欵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熒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讒媚今又爾耶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待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立別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毋馱勝蠱卜帝挾前憾定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

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賊狙勢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卽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囚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詔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爵周國公謚忠孝配食高祖廟毋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許敬宗又奏王后父仁祐無它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斲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

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
梟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
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
曰妾等以罪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
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
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別其手
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
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
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
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武后

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
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是時后家貴寵甚后乃製
外戚誠獻諸朝解釋譏諫逐無忌遂良踵死徙所麟
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
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
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
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詔草猶在帝所帝羞縮
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
敬宗構儀殺之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
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

偶坐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

馬坊搜得皂印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數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乃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立子哲爲太子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

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巴州幽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于神勣貶豐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遷廬陵王于房州武后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寔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李勣孫敬業

爲眉州刺史坐贓貶柳州司馬時客揚州失職怏怏遂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章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章乃收繫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卽開封庫令叅軍李宗臣釋繫囚驅工匠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叅軍孫處行以狗前蓋屋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寔寒微昔克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于暈翟陷

吾君子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北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有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灰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為孝逸援擊敗敬業于江都斬之黨與皆夷其家先是后已得政稍自肆后姪

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與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登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于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

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韋方質同平章事，初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李敬業黨，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遣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者，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蠡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甌，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甌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賜以張其權，于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疠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王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後爲

六道使所殺是年狄仁傑爲冬官侍郎鳳閣侍郎劉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
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太
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誣禕之受
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命肅州
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禕之曰。不經鳳閣鸞
臺。何名爲勅。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賜死于家。禕
之初下獄。睿宗爲之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
所以速吾死也。臨刑神色自若。初范陽王藹遣使語
越王貞及琅琊王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

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
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
史趙瓌。瓌妻常樂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
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
稷。功雖不成。威振海內。足爲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
子。焉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
舍生殉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
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
等諸王。命御史蘇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
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服。太后曰。卿大雅之

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
軍更使周興等按之于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
公譔常樂公主于東都追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
黨皆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
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譔等宗室
十二人徙其家于嶺州殺大官侍郎鄧玄挺玄挺女
爲譔妻又與煒善譔謀迎中宗于廬陵以問玄挺煒
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
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
預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更姓虺行及蒲州而卒八

男東平王績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
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犇突厥過洛陽洛陽令張嗣
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
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
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
織天文陰懷兩端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
家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
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
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馳騎赦之是日陰
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時霽魏玄同素與裴炎善

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明。周興、秦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登于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又殺宗室鄂州刺史鄭

王璠等六人。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流儋州。籍沒其家，後被殺于流所。時置制獄于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酷吏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使周興、羅

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
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歿何可得
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
支黨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尚書左丞張行廉又
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
唐之宗室于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
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
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皇嗣改
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罷唐廟爲享德廟四時
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宮

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州文
水縣爲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給事中鳳閣侍
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
史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
宦天授二年流酷吏周興於嶺南爲仇家所殺酷吏
來俊臣殺將軍張虔勗狄仁傑同平章事監察御史
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
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
黨爲之不振右輔關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
異議今旣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太后

善之制獄稍衰。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旣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命宰相換時政記，月送史館，從宰相姚璹請也。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剖心，以明皇嗣不反。睿宗由是得免。長安二年，蘇安恒復上疏，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天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

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二張，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

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
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
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
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
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
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
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
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毋毋曰忠孝不兩全先
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
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於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

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
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
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
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
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蹙至玄武門以副衆
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
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
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
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
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

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後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士庶歡躍鬻取之及盡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宰相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

八編類纂

后類纂卷之一百四十
宗是首天華南士熱烟顯辭如之及蓋長日去感日
聖王蘇南天共以計非常外率財草木憂其編文
聖下之大靈然長外同村昌謝等皆謂之與是之昌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

左編

后類

宋李后

如悍

光宗李后安陽人慶陽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河北
聞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
曰此女當母天下因言于高宗聘為恭王妃乾道元
年生嘉王七年恭王立為太子后性妬悍嘗訴太子
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
為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為法不

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卽位冊爲
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
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
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伺宮車過卽投藥萬一有
不虞其柰宗社何后覘藥寔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
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體所聘嘉王
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
帝謂壽王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中
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於帝啓
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齊宮

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
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于后矣后益
驕奢封三代爲王家廟逾制衛兵多于太廟后歸謁
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
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是時帝久不
朝太上中外疑駭紹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
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
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
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
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伺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

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
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
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
此何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
怒遂傳旨罷還宮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
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
仁慶元六年崩年五十四諡慈懿

陳張貴妃 亡國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父兄以織席爲業後
主爲太子選入宮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

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
主卽位拜爲貴妃時後主怠於政事日司啓奏竝因
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于
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竝爲疏條無所
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
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
有經于理者但求恩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
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六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隋軍
尅臺城貴妃與後主得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
了青溪中

楊貴妃

唐玄宗楊貴妃蒲州人與五王共誅諸武玄琰之女
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
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克掖庭遂召內禁中異之
卽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宮號太真更爲壽王聘常
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且智筭警穎
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
后等每命婦入班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
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
市他日妃以譴還銛第比中仄帝尚不御食咎怒左

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
餘車送妃所帝卽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
召妃還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天寶九載妃復得譴
還外第國忠謀於結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
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爲鐵鑽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
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
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歿無以報引刀斷
繚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
因又幸秦國及國忠策賜兩家鉅萬國忠旣遙領劔
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

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
劔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
里，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
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爾。十載正
月望夜，妃家與廣寧公主僮騎爭闌門，鞭挺謹競。王
墮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
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子拙尚萬春、公主暄尚延
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爲玄琰立家廟。帝自
書其碑，銘秦國早歿。故韓號與國忠貴最久而號國
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耻也。每入謁，竝驅道中從。

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帳。時人
謂爲雉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號以請。輒諧
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
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
山反，以謗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
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
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

後唐劉后

後唐莊宗劉后，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
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僧遊五臺山

遺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
龍嘗過鎮州王鏐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
百當遣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
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
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
崇韜不拜也是時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
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匆午于道許州節度使溫
韜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
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
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

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
宴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
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
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
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客星
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
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
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旣
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于屏間耳屬之因
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至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盡官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命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克之后。以左右讒言封殺。崇韜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中負而譴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狹隘。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歌。索袍帶以賜之。容歌對曰。盡矣。軍士叱容歌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

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歌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于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從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于馬上以囊盛金器寶。欲往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從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歿。

趙倡后

廢立

趙倡后者。邯鄲之倡也。旣嫁而嫠。悼襄王聞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

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于王，陰譖后及太子于王，使人誘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拒遷。遂見虜于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于代。六年，秦將虜代王嘉，趙遂滅而郡。

漢王后

漢景王后，武帝母也。父仲槐，里人也。母藏兒，故燕王藏荼孫也。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愛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譖栗姬短。景帝常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斲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

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與、曩、者、所、夢、日、符、計、之、有、所、定、
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
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
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
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后、男、爲、
太、子、封、后、兄、信、爲、蓋、侯、初、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
姁、亦、復、入、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爲、王、后、立、九、年、
景、帝、崩、武、帝、卽、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
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
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于、文、辭、蚡、至、丞、相、追

尊、王、仲、爲、共、侯、初、太、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
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嬖、人、韓、嫣、白、之、帝、曰、何、爲、
不、早、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
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
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
太、后、垂、泣、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
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
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
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漢傳后

漢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卽位立爲婕妤甚有寵爲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才藝尤愛于上元帝旣重傳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于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解焉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

能

姬傳太后躬自養視旣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長久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立爲太子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秦恭王後詔傳太后與太子毋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毋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

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天子家。丁姬以小養太子，獨不得至。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成帝崩，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弘希指上書言宜以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弘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日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王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太后旣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事元帝，追怨之。陷以咒咀罪，令自殺。中山王箕子幼。

忌

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咒咀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婕妤，當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婕妤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常罷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婕妤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

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曰：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侯。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元壽元年合葬涇陵，稱孝元傳皇后。云：葬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可奏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王四

天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隋獨孤后

附陳夫人

隋文獻獨孤后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楊堅有奇表，故以后妻焉。堅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苟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于正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與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體于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政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頰楊素等追及叩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于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頰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已為一婦人因以銜恨又

以頰夫人歿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帝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又勸帝斥之時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言之由是調帝黜高頰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晉賈后

淫縱

晉惠賈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克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荀勗竝稱克女之賢乃定婚泰始八年再拜太子妃

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妃性酷害，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克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珣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問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竝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宗正卿繇分掌朝政，繇、宣帝懿孫，后毋廣城君養孫，賈謐于預國事，權侷人王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汝南王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

奪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初后詐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毋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宣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

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歿後，勿復聽人深憶吾言。午后，妹也。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官婢微服于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

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妻，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后歿，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後魏胡后

後魏胡后臨涇人。初宣武時，高后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中庶子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于崔光。光使置貴嬪于別

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久之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城，瑤光佛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尊胡貴嬪爲太后，居崇訓宮。時天文有變，胡太后欲以高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魏主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祈請，遂多將成，葬式願陛下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蒼生仰

悅矣。十七年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奸謀，善揣人意。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魏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領軍又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汰，又由是怨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垂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又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姝，文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懌，維

當反坐。義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義恐，懾終爲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懾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太后在嘉福殿，義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懾入，遇義於含章殿後，義厲聲不聽。懾入，懾曰：汝欲反邪？義曰：義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懾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懾大逆，衆咸畏義，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義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懾，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義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懾訟寃，乞誅元義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義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沉族，以明其罪。太后令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義之解領軍也。

後漢梁后 專制

漢順烈梁后，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少善女工，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畧舉嘗以烈女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與姑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毛通見之，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遂以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于帝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謫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乘氏侯商先帝外

戚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極。帝從之，立貴人為后。后既少聰慧，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心。每日月見，謫輒降服求愆。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為冲帝，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歛煩數，官民困極。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隱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見大將軍冀、鴟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

詭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

此多封所寵以夫天下望

仁宗李宸妃所生后子之同朝聽政後諡章獻妃薨

治喪于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

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

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

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

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

悟遽曰官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

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

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寔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

崇勳懼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為仁宗言陛下

乃李宸妃所生妃歿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

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諡莊懿幸

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

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

哉遇劉氏加厚陪塋永定陵廟曰奉慈又即景靈宮

建神御殿曰廣孝慶曆中改諡章懿附李宸妃

漢許后

漢孝宣許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

王郎從武帝上其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

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蚕室後爲宦者丞上官
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
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
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廷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
于掖廷號王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廷令張賀本
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
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
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
輔政聞賀稱譽王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
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

女事于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
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
十相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
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
諾明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爲介遂與曾孫一歲生
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
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欲更立皇后皆心儀霍
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
立許婕妤爲皇后旣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
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

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廷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卽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令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

良久曰、願盡力、卽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不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藥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卽以狀具語光、因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恭哀

晉羊后

賈后廢孫秀立爲后、又屢廢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

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於劉曜、耀僭位以爲皇后、固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

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
此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寔
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
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矐甚愛寵
之

唐郭后

唐宗郭后汾陽王子儀之孫父駿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
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
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后召江王嗣帝位是爲文

宗文帝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果鮮殄及四方奇奉
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抃擇
五方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屈從容請曰如
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
有不可以詢宰相母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
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
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汴等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於
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
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
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外園

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
令宰相白敏中議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
帝爲婦歷五朝毋天下不容有議論敏中亦怒周墀
又責謂皞終日撓墀曰皞信孤直俄貶皞句容令懿
宗咸通中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後主祔於廟
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
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
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旣爲令族又有淑德
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旣立之後後宮不得進
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旣有太
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旣有皇子諸宦
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
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
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
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旣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
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

宋孟后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
虞侯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初哲宗旣長宜仁高太后
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入宮宣仁及欽聖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蓋氏子
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
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册后六禮以進至
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克奉迎使同知樞
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克
發策使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
丞蘇轍攝太尉克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太宗正事宗
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太宗正事高密郡王宗
晟攝太尉克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
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克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

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克納采
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
殿册爲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進后父閣門祇候在爲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
原郡君久之劉婕妤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
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
呵之不顧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
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
坐有愠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
日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撒婕

好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効，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燕符于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爲誣，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幾三十人，撈掠備至，肢體毀折。

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奉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

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悞我元符，未欽聖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爲言者，卽命以官。於是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適、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義。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徵元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

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爲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儂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卽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

尊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宮名遂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揚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揚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爲扈從統制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太子后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事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請太后力拒之帝聞事急詔禪位元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

非請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太后召見勉令世忠速來以清巖陛梁氏馳入世忠軍諭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懼宋勝非等誘以復辟命王世脩具狀進呈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札趣帝還宮卽欲撤簾帝令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聞張浚忠義欲一見之帝爲召浚至禁中承議郎馮楫嘗貽書苗傅勸復辟上未之知太后白貫事楫得遷秩帝幸建寧命僉

得體

書樞密院事鄭穀衛太后繼發北至帝率羣臣迎于郊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鈺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箱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珏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官人溺歿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既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卽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爲備金人遂自太治縣徑趨洪州康班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

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康珏俱遁兵衛不滿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中書舍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所給惟得少錢市買不售輿百姓交鬪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康珏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上新乃去帝聞罷康珏命盧益李回代之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

慕念之意。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迎歸。太后至越，帝新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臣治狀，入宮禁中，嘗微苦風眩，有宮入自言善符呪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欲復聞此語邪？立命出之。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毋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誹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帝聞之，悚然後迺更修神宗實錄，始得其一二，而奸臣情狀益著。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此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宣教郎范燾與忠厚有憾，誣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于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即治其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

太后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尊養最重。

太后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一
左編
太后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
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
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
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
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
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傳位光義
皆剛會后
言耳后賢
宜不作此
辭

真宗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廬示丁謂等曰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劉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歛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

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趨
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日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
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趣攬朝政豈可使
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
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
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
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
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
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
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
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乃御
內東門外殿垂簾宰臣自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
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
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札中太
及左右臣僕不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神宗事曹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
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僧入見久之
乃許及見少頃后謂僧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

焉。

哲宗時高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若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可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愛黜寶于文德殿太

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太后弘吉刺氏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于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

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卽命盡
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
以累我也。

后妃
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
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
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犖疇之國
也。由大任。杞繪由大姬。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
伯姑。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

李姬。廬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不忍小忿而
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
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
吾驟諫。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
懟乎。乃以其屬歿之。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
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
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
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
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

色事他
入能得終
前好然哉

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
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于甘
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
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
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
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
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
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媚見帝上
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
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

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
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
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
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
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
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
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
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
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

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奪官，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成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姊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

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成帝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布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于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

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盛于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懣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許后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收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襄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誅，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于夷狄，無有求于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

白氣出於營室，管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于尚書
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于春
當廢，今正于皇極之月，興廢氣于後宮，視后妾無能
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
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鈞陳。
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
逆理，數郡水出涑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
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
漂陵邑，期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
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暎，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
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
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暎，其後必號而無及
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曰太山王者，易
姓告代之處。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
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
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
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
咎在內于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
都于東井，變怪衆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

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灼灼若此豈可
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日惟先假王
正厥事又日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
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
秋來白之吏拘于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
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
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
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
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
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

者何司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
長府閔子騫日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
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
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
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
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群
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推誠永寃爰何不
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謹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
惟母忽

成帝欲立趙婕行爲皇后先下詔封婕行父臨爲列

侯劉輔上書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李郃曰：「今謂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王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郃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曹劉內王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園之奇態，諛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晚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宣皇創基，穆后一善，勳侔于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旣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晉后妃傳

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文帝每臨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文帝。

政有所失，隨則匡諫。侯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常令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陳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

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長城公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送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君

臣聞歌自夕達旦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唐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謀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太宗環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旣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

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于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灰害人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

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没于
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
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
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歟之
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官司并女。則奏之。太宗覽之
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
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
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
內殿。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

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
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
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
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今不敢曲從陛下。上
違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
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
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
謂陛下爲如何主。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
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
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

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
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
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已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
作而不瀆後嗣何觀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于闕庭
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
瀆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
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與關雎之化百
姓蒙祚孝成繼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
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

宗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
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
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
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又下詔
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萃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
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命司空
李勣齋璽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
於別院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
宗每聞勅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于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明皇寵楊貴妃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繫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憚高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明皇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

後宮莫得進矣

劉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宋劉皇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卽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廌

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及退朝。關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封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郭后忿爭。一日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闍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

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叩。鏗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

平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能答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母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

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旣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于妃嬪必選于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

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擬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于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

鄒浩諫立后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

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胗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顧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司馬光論後宮

等級

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宮闈、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多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霆、各

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並、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則、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

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

孫沔論治本

元皇后弘吉刺氏性明敏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何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乎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

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